

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奥斯卡奖七项提名电影《细细的红线》原著
在正常与疯狂、伟大与卑琐、生与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美国中西部谚语

细细的红线

THE
THIN RED LINE



James Jones

〔美国〕詹姆斯·琼斯 著

姚乃强 武 军 高 骏 译



译林出版社

细细的红线

THE
THIN RED LINE

James Jones

〔美国〕詹姆斯·琼斯 著

姚乃强 武 军 高 骏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细细的红线 / (美) 琼斯 (Jones, J.) 著; 姚乃强, 武军, 高骏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7

书名原文: The thin red line

ISBN 978-7-5447-5184-1

I. ①细… II. ①琼… ②姚… ③武… ④高…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8433号

THE THIN RED LINE by James Jones

Copyright ©1962 by James Jones, renewed 1991 by Gloria Jones,

James Anthony Phillipe Jones, and Kaylia Anne Jon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94号

书 名	细细的红线
作 者	〔美国〕詹姆斯·琼斯
译 者	姚乃强 武军 高骏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09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84-1
定 价	3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这个汤姆，那个汤姆，

“汤姆，汤姆，你咋样？”

当战鼓擂响——

“英雄，狗熊，细细一红线。”

——吉卜林

在智者和疯子之间只有一条细细的红线。

——美国中西部谚语

詹姆斯·琼斯如同在他的“战争三部曲”第一部《从这里到永恒》中一样，在本小说的正文前用了两则引文，而且第一则同样引自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营房歌谣集》。另一则是美国中西部的一句古老谚语。这两则引文点出了书名的来源。它们寓意深刻，既表明了作者对战争的看法，又表达了他对操纵战争机器者的嘲讽和对普通士兵的同情。作者除了在书的前面加了引文，还写了“献辞”和“特别声明”，反复表达了他写这一战争小说的本意。他用反讽的语气称战争和军事冲突为“人类一切事业中最伟大的、最英勇的事业”；他虔诚地祈求“它们源源不绝地赐予我们需要的愉悦、激励和强烈的刺激，不停地为我们造就“英雄”、“总统”和“领袖”，还有我们用和平的名义建造的纪念碑和博物馆”。但是，作者强调说，这些“英雄”、“领袖”和“智者”与“懦夫”、“死者”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他们之间只有“一条细细的红线”。本小说于1962年出版后，深受读者的欢迎，曾先后于1964年和1998年两次被改编成电影。第二次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第七十一届奥斯

卡电影节上获得七项提名。电影基本保留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七项提名中包括改编剧本奖，足见小说之魅力。

作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出来的优秀小说家之一，詹姆斯·琼斯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都有过一段戎马生涯，对美国军队的生活，无论是在太平无事、偃旗息鼓的和平时期，还是在硝烟弥漫、浴血奋战的战争时期，都有较深的感受。本小说是作者生活经历的生动写照，尽管琼斯本人一再声明他所写的战争小说纯属虚构。

詹姆斯·琼斯 1921 年 11 月 6 日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罗宾逊镇。父亲拉蒙·琼斯是一位牙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也给琼斯的童年蒙上了深沉的阴影。家境中落，经济拮据，父亲借酒浇愁，一蹶不振；母亲沉湎于宗教，终日愁眉不展，健康日衰。琼斯本人也滋生了对中西部小镇生活的厌倦和幻灭，力图逃离家乡，另谋出路。不过，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可以处处看到中西部文化对他的影响与他对中西部文化的眷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离开部队，选择的第一个定居地便是伊利诺伊州的马歇尔市。他在那里花了六年时间，潜心写作，在劳内·汉迪及其丈夫哈里的支持下完成了他的处女作《从这里到永恒》（以下简称《永恒》）。

琼斯在伊利诺伊州读完高中，还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纽约大学修过一些课程。他曾经在“金手套”拳击俱乐部和军队里当过拳击手。拳击对他的一生和写作很重要，但是对他文学生涯影响最大的是 1939 年到 1945 年在美国陆军中当兵的经历。他服役五年多，复员时仍是一名列兵，因为他两次“违纪”，受到降级处分。不过，这段生活为他今后写战争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58 年，琼斯携夫人格洛里亚·墨索诺去法国巴黎，一待就是十六年。琼斯在谈到他久驻法国一事时曾说过，他从未想成为一名移居国外的侨民，始终只是一名生活在巴黎的美国人而已。1974 年回国后，他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所大学任教，1976 年移居纽约长岛。1977 年 5 月 9 日病逝，年仅五十七岁。

琼斯跟美国另一位战争小说家诺曼·梅勒一样，都是写二次大战起家的，并由此一举成名，因此很多人都喜欢把琼斯的《永恒》与梅勒的《裸者和死者》作比较。这两本小说各有高低优劣，但是评论家查尔斯·罗洛对《永恒》情有独钟，在《大西洋》杂志上对《永恒》大加褒扬，说“迄今还没有一位小说家如此详尽透彻地记叙军队生活，也没有一位小说家如此忠实地记录下

士兵的谈话，让我们读到原汁原味的士兵语言”。小说没有用大量笔墨刻意阐述作品的主题思想，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和一个个人物，把作者要表达的意思表述得一清二楚。这是小说《永恒》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琼斯在《永恒》取得巨大成功后，继续留在马歇尔市，开始写第二部小说《有人跑过来》。小说讲的是一位小说家战后从部队复员回到伊利诺伊州的老家，继续他战前的写作生活。书中的许多情节与琼斯本人在汉迪夫人指导下写《永恒》的经历十分相似。小说出版后受到了评论家的众多批评，认为小说过于冗长，无视章法，语言芜杂，还充斥着许多半生不熟的哲学探讨。正如有人说的，琼斯急于想成为一位美国的哲人，但是智慧没有来到他的笔下，没能使他的人物和故事出神入化，画虎不成反类犬。

之后，琼斯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上来。1958年出版了中篇小说《手枪》，讲述一个步兵连的新兵因执行特殊任务的需要，配发了一支手枪，从开始大喜过望，到后来梦魇缠身，惊魂不定。1962年出版的《细细的红线》实际上是《永恒》的续篇，故事的背景从夏威夷岛转移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从和平时期的军营转到战场。这部小说和《永恒》以及他死后出版的《口哨》组成了琼斯的“战争三部曲”。当然，也有的评论家如欧文·肖把前面提到的《手枪》加进去，称之为“四部曲”。不管是三部曲还是四部曲，琼斯的这些小说奠定了他作为美国战争小说家的地位。无疑，《永恒》是其中最优秀的，也是至今人们阅读得最多和讨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其次就要推《细细的红线》了。

琼斯是在1962年完成《细细的红线》的，也就是说与1951年出版的《永恒》两者相隔近十年，与二次世界大战则相距十七年。琼斯对战争和士兵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变化，显然变得更成熟、更老成持重，少了些他以前作品中的稚气。

《细细的红线》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讲述的是在1942年美国陆军第205师的一个连（某团第三连）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向日军发起的歼灭战，战斗异常惨烈，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小说详尽地描述了这场腥风血雨、艰苦卓绝的战斗，从部队搭乘运输舰远涉重洋在瓜岛登陆开始，长驱直入，殊死搏斗，全歼日本守军，到准备向下一个战场新几内亚进发为止。

小说塑造了众多人物，大小有几十名美国大兵，其中有军士长威尔士、文书法伊夫、下士奎因、一等兵多尔、阿尔伯、比德、食堂管理员斯托姆、

炊事员戴尔，以及连长斯坦和副连长班德等。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物是《永恒》里人物的再现，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是给他们更姓换名而已。如军士长威尔士就是《永恒》里的上士沃尔顿，一个典型的美国职业兵痞子。《永恒》的主人公普鲁伊特在小说结尾处被卫兵误杀身亡，但在《细细的红线》中复活了，以威特的名字出现。在连长斯坦的身上也不难找到《永恒》中的霍姆斯连长的身影。琼斯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要保持他小说三部曲的连贯持续之外，还想向读者说明一个思想：军人，特别是年轻的士兵们如何在军队这座大熔炉里，在战场这座炼狱里完成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军队和战争如何将一个天真无邪、对战争充满恐惧的年轻人变成熟谙世道，为求生存恣意开枪杀人，虐杀对手，并引以为傲的大兵。文书法伊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身上具体地体现了一个士兵蜕变的全过程。

小说笔触细腻生动，对士兵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尤为深入，而对于战场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的描绘，对于战事的叙述更是生动具体，让我们觉得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过目难忘。无怪乎小说家兼评论家诺曼·梅勒在谈到琼斯的这本小说时这样慨叹道：“小说对战争写得如此广阔，如此真实……以致它可以当做步兵学校的教科书使用。”“小说的语言也经过了磨练，不再像以前那样，句子就好比挂着拖斗的卡车在热闹的十字路口横冲直撞。”众所周知，梅勒是一位不肯轻易褒奖人的评论家，这样的评论已是赞许有加了。当然，对于琼斯的战争小说褒贬均有。有的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缺乏新意。如《美国军事小说史》的作者威尼·查尔斯·密勒就尖锐地指出：“琼斯的《细细的红线》只是一部老调重弹，又无比冗长的小说，采用自然主义的手法集中描写了一群战斗中的士兵，在思想和风格上毫无创新之处。”但是，小说对美国战争文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美国文学史教授马丁·戴伊对小说作了这样的评述：第三连在瓜岛上殊死搏杀说明了战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在战斗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直接效果必须放弃一切原则。士兵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去杀死对手。……第二，战争把文明强调的个人价值全部摧毁，使其荡然无存。勇敢和懦弱、人性和兽性被战争搅成一团，血肉模糊，难以区别。琼斯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就是战争。读者掩卷沉思感到这部小说也许是美国文学中对战争最严厉的谴责。

今年恰好是《细细的红线》出版五十周年，出版社决定将琼斯的这部力作推介给读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

许多同事和朋友的帮助，译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给了我们充分的信任和鼓励，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的第三、四章由武军翻译，第五、六、七、八章由高骏翻译，姚乃强负责第一、二章的翻译和全书的统稿工作，书中的不足和谬误之处由译者，特别是由我来负责。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姚乃强

2012年3月修订于上海

献 词

谨以本书献给人类一切事业中最伟大和最英勇的事业——战争和战事，愿它们源源不绝地赐予我们需要的兴奋、激情和强烈的刺激，不停地为我们造就英雄、总统、领袖、战争纪念碑和战争博物馆，并以和平的名义，使我们对之肃然起敬。

这个汤姆，那个汤姆，

“汤姆，汤姆，你咋样？”当战鼓擂响——

“英雄，狗熊，细细一红线。”

——吉卜林

在智者和疯子之间只有一根细细的红线。

——美国中西部谚语

特别声明

任何研究过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或参加过该战役的人都会立刻发现这个岛上并不存在本书描写的那种地形地貌。“跳舞的大象”、“煮熟的大龙虾”、环绕布纳巴拉村的山峦以及村子本身等，都是子虚乌有、凭空编造的。另外，书中所描写的参战人员也都是虚构的。原先可以创造一个完全虚拟的岛屿作为本书故事的背景，但是1942年到1943年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用一个完全凭想象制造出来的岛屿将会失去瓜达尔卡纳尔这个名字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唤起的那种特有的品质。因此，我随心所欲地描绘了这次战役，而且把这个并不存在的地方置于战争的风云之中。

有鉴于此，任何巧合或相似之处理所当然地都非故意为之。

詹姆斯·琼斯

1961年感恩节

于康涅狄克州罗克斯伯利

目 录

译 序 / 1

第一章 登陆 / 1

天空中厮杀的机群缓慢而不可阻挡地飞了过来。海滩上的工作仍然在继续，步兵登陆艇和其他驳船都没有停下。飞机几乎已经快到达那两艘运输舰了，又有一架轰炸机被击落，在众人的目送下裹着一团火焰和黑烟掉入海峡。

第二章 适应期 / 40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们变得更多。被师里的计划作训处称为“适应期”的这两周经过筛选归纳，生活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双重节奏。一方面是相对安全的、烈日炎炎的白天，另一方面是又湿又冷、蚊群出没、警报和恐惧充斥的夜晚。而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关联，前后也没有连贯性。

第三章 开赴前线 / 84

一开始几乎所有事就都出了错。先是水不够，每个人还不到半壶。不一会儿，六连就被困在两个山脊之间狭窄的道路当中。前方猛烈的火力使他们无法前进。他们困在那里，挤在一起，被不断发射的加农炮弹击中。

第四章 突击 / 132

多尔平趴在地上直冒汗，惊慌、恐惧、害怕交织在一起，使他心惊胆战，忍无可忍。他今天受够罪了。他以男高音大声喊着一个词：“妈的！妈的！”幸好谁都听不见他喊什么。他自己也听不到。他大喊着一跃而起，直奔日军据点，用挂在胯上的步枪朝能看到的一处射击孔开火。

第五章 攻占高地 / 206

他们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正在使用它。一种嗜血的疯狂，就像是某种从所有的道德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学校假期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杀戮，他们正在杀戮。昨天令人汗流浹背的恐惧和痛苦，悄悄从敌人后路包抄上来的激情，在峰顶对十五个毫无防备的日本兵的大屠杀，所有这些都让他们兴高采烈。

第六章 休整 / 252

他们刚搭好宿营地，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吹嘘自己的战斗故事。每个人至少都有三个死里逃生的故事，全都是亲身体验，全都是万分惊险，而且至少有两段和日本佬搏斗最终杀死他们的传奇。只是在他们一星期休整的最后两天，当他们想起来还要再次回到前线的时候，他们才开始闭口不谈自己第一次的经历。

第七章 奔袭 / 287

他们大多数人甚至记不清到底攻占和经过了多少高地。只记得茂密的绿叶和粗大的藤枝不断地扑面而来，耀眼的日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照在裸露的树节和带着尘土味的库奈草丛上，他们一路上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艰难前行。

第八章 离开 / 341

在他们前方，步兵登陆艇等着运他们上船，慢慢地他们鱼贯而入，然后下船从货网上爬到大船上去。将来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人会写本书，讲述这些故事，但是他们谁也不相信书里的东西，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人会那样将它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

第一章 登陆

晨光初露，灰暗朦胧，两艘运输舰由南向北缓缓驶去，臃肿的身躯将默默承载着它们的巨大水面平缓地切开。晨曦像舰船本身一样是灰色的，给它们平添了一层掩护。清晨来临，这是一个热带地区的可爱的清晨。两艘船这时平静地停泊在两个岛屿之间的海峡里，锚地离一个岛屿较近，而另一个岛屿远望过去像是地平线上的一朵云彩。对于舰上的水手来说，这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执行他们日常的任务——运送补充兵员。但是，对于在这次航程中被运送的步兵来说，并非例行公事，而且他们对它一无所知。他们心情紧张复杂，焦虑和激动交织在一起。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在漫长的海上航行途中，这些被运送的士兵都显得有点玩世不恭——若无其事，满不在乎。这种态度不只是摆个姿态，而是因为他们来自一个老牌的正规师。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一批货物。他们一辈子就是被当做货物运来运去，而且从来不是高档货。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早已预料到了。然而，眼下他们真的来到这里，一个他们过去只是在报纸上经常读到的岛屿，现在实实在在出现在眼前，而且马上要登陆了。他们原先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顿时消失了。虽然他们来自战前的一个正规师，训练有素，但马上要开始的终究是一次火的洗礼。

在准备上岸时，人人心里都明白在理论上他们里面至少会有百分之几的人要葬身在这里。谁也不希望自己成为死者中的一员。一想到这事，谁都免不了会感到寒心。在第一支小分队带着全副装备前挤后拥地跑上甲板列队时，他们都立即本能地用眼光搜索起那个岛屿，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被撂在那里，留在那里，而那里非常可能成为他们朋友的墓地。

从甲板上望出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色很美。热带的清晨，阳光灿烂，海峡的海面宁静安谧，万籁俱寂，波光粼粼。一阵轻柔的海风把附近小岛岸边的椰树叶轻轻摇动。天时尚早，还没有热得让人难以承受。站在这里眺望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只见无边无际的海域。带有咸味的微风在舰船的上空荡漾，轻轻抚摸着士兵的耳朵和面颊。在船舱里人们饱受大伙儿呼出的气息以及从脚上、腋下和胯下散发出的气味，嗅觉变得麻木不仁，此时海风吹进鼻孔，倍觉清爽。

在岛上低矮的椰树后面，密密的绿色丛林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山丘是浅黄色的，在明亮的空气中背后映衬出高耸的山峦，山顶上蓝色的薄雾缭绕。

“哼，这就是瓜达尔卡纳尔岛。”一个站在护栏边上的士兵这样说道，随即把口里咬嚼烟草的唾液吐向船边的海里。

“你以为它是什么呢？他妈的塔希提岛？”另一个士兵反问。

第一个士兵叹了口气，又吐了一口烟草液。

“老天，我快撑不住了，”第三个士兵神情紧张地抱怨道，“背这么多这么沉的鬼东西。”他把背囊往上拱了拱。

“我看你很快会被压垮的。”第一个士兵说。这时，有好几艘小船——步兵登陆艇——从岸边开出来了，有几艘在那里兜圈子，还有几艘直接向大船驶来。

士兵们点燃香烟。他们慢慢集合起来，排队时不断有人插进插出。下级军官和军士们尖厉的喊声打断了士兵们紧张不安的谈话。他们不停地吆喝自己的部属各就各位。部队集合好后，像通常那样，就待在那里待命。

第一艘来接他们的步兵登陆艇在离他们约三十码的运输舰边上转悠，猛烈地冲撞着自己激起的小浪。船上配有两个头戴作训帽、身穿无袖衬衣的士兵。没有操作驾驶的那个士兵攀在舷缘上以保持平衡，抬头瞧着大船。

“嗨，瞧瞧我们要领取的东西。又给日本鬼子送炮灰来了。”他开心地高声大喊。

在护栏边嚼烟草的那个士兵，扭动了几下下巴，像在深思什么，然后不动声色地向船边吐出一缕细细的棕色唾沫。他们在甲板上继续等待。

在船的前二舱第一团第三连（通常叫做查尔斯 C 连）的人在升降口舷梯旁和铺位之间狭窄的走道里来回走动。第三连在次序上被安排为第四批下船，调到船的左舷前部的吊货网那里准备登陆。连里的人知道他们得等很长时间。因此，他们没有显得像第一批的人那么紧张劳累，后者已在甲板上，很快就要上岸了。

再者，船的前舱下面非常热。三连是在甲板下面的第三层。没有空间让人坐下。士兵的铺位上下五层，有的地方天花板高一些，甚至加到六层。床铺上放满了步兵的随身装备，摆得满满的不留一点空隙，根本没有地方可供他们坐下。即使还有空的地方，也不适于坐，因为甲板和天花板上全排满了管道，留出的空间只允许一个挨一个躺下，要是有人想坐起来，他猛地就会发现他的后

背嵌进了缠在管道上的帆布里，而他的后脑勺就会撞到上面铺位的架子上。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甲板，上面全是神经紧张的士兵抽烟时掷下的烟蒂，还有坐在地上的士兵横七竖八伸出来的腿脚。要是谁不愿意这样坐下，那么就在管道的丛林中徘徊吧，管道把每一英寸可利用的空间都占据了。走路时得异常小心，不要踩上了他人的腿脚和身子。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作这样一次长途的海上旅行，吸着从汗水淋淋的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加上放的屁和呼出的气混成的那股臭气，要不是鼻孔仁慈为怀先失去嗅觉的话，它早已把人的脑子熏死了。

在这样一个灯光幽暗的船舱里，空气非常潮湿，任何一点动静都会在金属的墙壁上引起回响。三连的人不停地擦着从水淋淋的眉毛上淌下的汗水，把湿漉漉的衬衣袖子一直擦到腋窝那里，小声地咒骂，不断地看表，焦急地等待着。

“你认为我们会碰上该死的空袭吗？”二等兵梅兹问在他身边的二等兵蒂尔斯。他们坐在一个舷窗边，收住小腿，双膝膝盖抵到胸口，这样坐既是为了精神上的安慰，也是为了防止别人踩着他们。

“活见鬼，我怎么知道？”蒂尔斯气呼呼地说，他多少算得上是梅兹的好伙伴，至少他们俩形影不离，“我只知道，那些水手说上一次他们跑这条线路时没遭到空袭。而在再前的一次，他们几乎要给炸飞了。你要我对你怎么说呢？”

“蒂尔斯，你对我帮助太大了，你说的等于啥也没说，白说一通。让我来给你说说吧！我们这两艘船停在这个无遮无拦的大海上，就像他妈的一对肥肥大大的鸭子，等着当活靶子挨宰吧！就这些。”

“我早知道了。”

“是吗？蒂尔斯，好好想想吧！好好想想吧！”梅兹把自己蜷缩得更紧，他的眉毛抽搐似的上下摆动，设法缓解一下紧张情绪，却给他脸部一种苦涩的愤怒表情。

他们谈的这个问题摆在所有三连人的心上。三连实际上还不是排在最后一批，总共有七八批之多。但是这并不能让他们得到一丝慰藉。三连并不关心在他们后面那些不幸的人，那是他们的事。三连心里想的是在他们前面的那些幸运的人，心想他们该赶紧走掉，只关心他们自己还要等待多久。

当时还有一件事让他们纳闷。不光是为什么把三连安排为第四批，让他们愤愤不平，而且是什么理由把他们安插在陌生人中间。除了还有一个远在船尾的连队外，三连是该团分派到第一艘船上的唯一的连队。结果在他们前面和后面的连队里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他们对这一点也很不满。

“要是我被他妈的炸死了，”梅兹闷闷不乐，口里嘟囔道，“我的五脏六腑，还有我的血肉就要跟别的团里那些家伙搅和在一起。我宁可跟自己团里人的骨肉混合在一起。”

“去你的！别说这些！”蒂尔斯吼道。

“呃——”梅兹说道，“我一想到这个时候说不定那些飞机就在我们头上盘旋……”

“梅兹，你这个人不现实！”

三连的其他人也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设法解决这同一个想象中的问题。梅兹和蒂尔斯凭借他们坐在过道顶头的有利位置可以至少把三连一半人的活动看在眼里。有一处在玩二十一点牌戏，在出牌的间隙有人在偷偷瞧表。另一处在玩掷双骰子，同样心神不定。还有一个地方，一等兵奈利·库姆斯拿出他随身带的扑克牌（人人都怀疑他在上面做过记号，不过还没找到证据），开始玩起他拿手的五牌戏，狡猾地从他那些神经紧张的朋友那里捞钱，尽管他自己本人也心神不定。

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都扎堆地聚在一起，有坐的，有站的，看样子都在一本正经地讨论些什么，个个都睁大了眼睛，目光专注，但听不清在说些什么。也有一些人独个儿在反复仔细检查自己的步枪和其他装备，还有些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年轻的麦克鲁恩中士，那个臭名昭著的老母鸡把他班里几乎每一个士兵的每一件装备都亲自检查了一遍，仿佛他的理智，乃至他的生命都寄托在上面。年纪稍大一点的贝克中士是一个有着六年军龄的职业军人。他以执法严明著称，现正忙着检查他班里的每一支步枪，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干等之外，无事可做。透过升降口舷梯边的舷窗上密封的玻璃能听见一些轻微的奔跑声和喊叫声。从上面甲板上传来的声音就更微弱了。这些声响让他们知道登陆正在进行。从水密门外面的舷梯那里他们听到另一个连队发出的叮当声和喃喃的骂声。他们吃力地在金属梯上攀登去替代已经下船了的连队。在紧闭的左舷窗边，几个挨得比较近，又喜欢瞧热闹的人可以隐约地看到一些全副装备的士兵的身影，拖着笨重的身子在往挂在左舷外面的网梯上爬下去。他们不时地看到一艘艘步兵登陆艇驶离大船。他们不断把进展的情况报告给身后的人。每当一艘步兵登陆艇被浪头击中偏离了方位，碰撞上大船的船体，从而使相撞的钢铁发出铿锵声时，幽暗和封闭的船舱里就回荡起一阵声响。

一等兵多尔是一个长身长颈的南方弗吉尼亚人。他跟得克萨斯“大个子”